

《女人味》之后，**九丹** 倾心力作

《试婚女》

缔造人类永恒的美，这美来源于一个永恒的爱恋主题



试婚女

远方出版社

九丹 © 著

责任编辑：杨先亮

封面设计：张宏



ISBN 7-80595-808-4



9 787805 958088 >

ISBN 7-80595-808-4/I • 377

定价：19.80元

第一篇 邂逅相遇的通俗故事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座小小的城市，那是被广大的农田、散落的村庄包围的一个小城，它的边缘地带显出了农村和城市的交融与过渡。一幅又市井、又荒野的图画。

我们要描绘的，是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最大主题——女人和男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女人和男人相互纠缠、相互斗争、相互较量、相互结合、相互触摸、相互把握、相互磨擦、相互渗透、相互迫害、相互保护、相互理解、相互攻击、相互吸引、相互勾引、相互印证、相互融合、相互贬低、相互欣赏、相互征服、相互占有、相互描述、相互制造的故事。

一个女人，带着她生命之初受精卵所具有的一切，乃至几代、几十代的遗传；和另外一个男人，他也带着他生命之初那颗受精卵所具有的一切，乃至几代、几十代的遗传，他们相遇了，碰撞在一起，带着各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彼此性格的巨大圆晕相互交融，演绎了一个四维时空内可以描述、四维时空内又不能完全容纳的故事。这是一个多维的故事。

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再一次浮现出来。

黄河流域漫延着很多河流，高原上山脉起伏，起伏的山脉被河流分割成迷乱的图画，铺开着一片又一片平缓的黄土地。黄

土地高高低低，像黄色的镜面一样，在千山万岭中平摆着，道路将它们连通。

千百年来，在这些崎岖而平凡的道路上演绎着无数的争战，发生着许许多多悲欢离合又平平常常的故事，修建了又毁坏了不知多少座城市。如今，现代的铁路和公路穿透千山万岭，将高原上的城市与农村编织在一起，更多的现代信息，又把黄土高原和人类生存的地球连接在一起。

这个离省城不远的小城，被广大的农田、稀疏的村落包围着，被铁路从中间分割开，在它的四周弥漫展开的是城市和农村的过渡状态。

被楼房和店铺相夹的一条马路，路这边可能越来越稠闹，进入像模像样的城市，而路那边，楼房店铺后面展开的已经是村庄的格局了。村庄后面是田地，水渠，是犁地的牛儿、马儿和拖拉机了。

在这片过渡的地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院落。它是城市的居民院落，也可以看成是城郊的农村院落。烟气袅袅中，新的黎明升起在这个凡间的时候，我们拨开烟雾笼罩的纱幕，就看见这个院落中我们要叙述的故事了。

那个小女孩就在这个院落中，她已经长大了。当我们走近她的时候，她正遇到人类故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小小情节：今天是她十八岁的生日。

当田秀秀早早起来的时候，她感到一种特别的生理的冲动。她在独自居住的小屋子里，打了一盆凉水，将自己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隔着窗帘，院子里的黎明还是蒙昧的，一个鸡鸣狗吠的梦幻在残夜中浮荡。她拉开了电灯，照着自己年轻、结实、匀称的裸体。

她的身体很白很白，白得和这个院落不一致，不协调。红砖红瓦的房子，黑色的土地，父母居住的正房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庆祝五谷丰登的图画：画里有抱着金色稻穗的、带着红布兜兜的胖娃娃，有笑呵呵的老寿星，有福贵满脸的福星，有慈眉善眼的寿星，有古古旧旧、黯黯淡淡的红木家具。只有这个小屋是自己布置的，似乎与自己还和谐一些。可那个和谐也是有限的。

她摸了摸自己结实的、隆起的双乳，摸了摸自己的腰身，摸了摸自己的双臀，摸了摸自己的小腹，也含蓄地摸了摸女人最隐密的部位。那春天一样的茸毛，已经远比几年前更茂密了，她又摸了摸自己的大腿。刚被凉水洗过，全身凉凉的，一个寒噤从体内抖上来。她甩了一下稍有点湿漉的头发，水珠落在脸上，那感觉很舒服。

然后，她迅速地从里到外把所有的衣服穿好，秋天的不多不少的衣服。然后转圈抡着把紫红色的书包背上，一甩头发，拿起自行车钥匙，一阵风似的刮出自己的小屋。

家里的狗，黄黄，立刻摇着尾巴跑过来，在她脚底下嗅着，拱着，立起两只前爪趴在她身上。她摸了摸黄黄的额头、耳朵、后脑，捋了几下它的脖颈、脊背，拍了拍它，狗便听从地落爪回地。

临出院门，她又推门进了对面一间侧房的房门：快起！快起！快起！她叫着。

上中学的弟弟在床上哼哼着还未醒过来，被子像一条扭曲的河流，从弟弟的肩膀处开始，一条腿露在被子外面，将被子夹在自己的腿下，那样子好像是一个在舞台上把一束收拢的幕布搂在自己怀里的样子。她走上去，拽被子，推弟弟，让他醒来，弟弟

她

醒！快醒！弟弟挥手推

着她，她接着胳膊他。这个躺在那里、长度已经跟她相当的弟弟浑身散发的熟睡一夜的男孩子的烘烘热气，扑面熏着她。

男孩子的大腿粗壮有力，她一瞬间有点模糊的异样感觉，便用一个尤其像姐姐的严厉态度使劲推了他一把，说：快起来吧，你呆会儿要上学去了。醒不醒我不管你了。

她转身拉门，推上自行车，骑上，一阵风一样走了。黄黄欢快地跟在后面跑。她骑着车，与奔跑的小狗合成一个阵势，穿过小城过渡地段的街道上公路，这是一条通往几十里地外省城的公路。

她的车骑得飞快，田野村庄在眼前掠过，狗也跑得飞快，她经常能够像一个演马戏的演员一样俯下身，用手抚摸与她相贴奔跑的小狗的头部和背。而小狗黄黄也非常默契地配合着她，使它能够得到抚摸。

跑得够远了，她便挥斥道：回去！回去！狗便慢慢站住了。她回过头，狗恋恋不舍地停在那里望着她，她又对它招招手。

一路风，骑到了省城大学。

一进入这个完全是现代与文化感觉的高等学府，她便极力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她依然高兴，依然快乐，依然有那么点像男孩子；但是，要进入的是一个新感觉。

车放下了，锁上了，她在大学生川流不息的校园小路上走着，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图钉。她把这个图钉含到了嘴里。

这个金属的小图钉，它那圆圆的顶帽，尖尖的针尖，在她嘴里立刻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存在。这个存在带着冰凉的金属感觉，一下子使她镇静下来。她……了，她的动作也显得沉稳安静了，但……她不便

于利利索索、风风火火、滔滔不绝和别人说话了。

她从中学时代起就是一个尖嘴利舌的女孩子，正是她的这一特点，一个她无法改变的特点，使得她在这些年中常常有一些不顺利的遭遇。那些遭遇要说也算不上什么，却使她决心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因为她话多，因为她直率，因为她有什么说什么，有人在中学的时候就说是小市民。她气愤这个说法，当她从今年开始踏进大学的时候，她决心改变自己的性格。

学校里熙熙攘攘，这是中国文化革命后刚刚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校园里走动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些学生脸蛋像她一样年轻，有些学生使得你分不清他是老师还是同学。

此刻，当她走在校园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异样的预感，觉得要发生点什么。她从小就对自己要遇到的重大事情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今天的这个预感十分强烈，甚至触动了她对昨天梦境的依稀回忆。梦中好像有一个故事，像一个遥远的记忆，现在一时又想不起来。

她就这样在白杨树相夹的路上，往自己的宿舍楼走着。旁边是操场，是花坛，是男男女女的学生，是早晨的阳光，是公元一九七八年的时间和空间。她用舌头在嘴里整理着、移动着图钉，使得口腔能够舒服一点。

因为嘴里含着一个图钉，不知为什么就多了很多的唾液，她不得不经常把唾液咽下去，又要稳定住图钉的位置。图钉和每一个牙齿发生关系的时候，牙齿与金属轻轻磨擦和碰撞发出的可以觉察的音响，使她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有时她眼前会浮现一幅图画，那是一个人推的独轮车，嘎吱嘎吱响着，在山间小路上弯弯曲曲地行走。

不时有认识的同学冲她打招呼，她便微笑着点头回报。一个图钉把她的言谈举止和表情都整理成另外一个样子。

一不留神，她的本性上来了，步子有了弹性，又快又急，但是在吞咽唾沫、整理图钉的口腔活动中，也许图钉轻轻扎了一下她的舌头，扎了一下她的牙龈，扎了一下她的上腭，旧的节奏便被中止。

她变得安静了娴静了，而在安静与娴静中，那个预感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眼前：她今天一定会遇到什么事情，而且这个事情会对她一生的命运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是凶是吉，不知道。

她以一种忐忑不安的、好奇而又兴奋的心态等待着这个事情的發生。

在这个和和平平的学校里，能发生什么呢？

这么一想，轻微的颤栗从身体中抖上来，一种异样的神秘感攫住了她。她不得不使劲咽了口唾沫，同时用舌头把图钉顶在舌头和上腭之间。她要调整一个角度，使图钉不扎住口腔的任何一个部位，又使它能够不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异样的感觉始终没有消失。

她到了宿舍，放下书包。再走下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好像淡化一点了，她感到一点平安。不那么忐忑了，同时也有一点失望，也不那么兴奋了。就在她走进图书馆要上楼的时候，突然和一个人迎面相撞了。

对方手中抱着的书本，哗啦一下全部倾泻在地上，对方手中拿的一个墨水瓶，也被撞落摔碎，红色的墨水在地上汪开，一片血泊。

对不起——，在整理图钉的过程中，她艰难地说出这几个字，在窘困与不安中她抬起眼，发现对方的目光正直愣愣地看着自己。

这是一个比她大十来岁的男性，一张成熟又熟悉的面孔，一

瞬间她被雷击中一般，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中紧紧咬了一下自己的下唇，咽了一口唾沫。图钉尖锐地扎破了她的舌尖。疼痛使她回到眼前的现实中，一股腥热的液体在口腔渗出。

她意识到，是舌尖流血了。

她凝视着对方，对方也凝视着她。

宽阔的额头，很高的发际，一个成熟男人的眼神，一个似乎永远带着一点微笑的嘴，有一点发青的络腮胡的胡茬。

她把图钉整理到口腔一侧的牙齿外面，有些困难地称呼道：杜老师。一丝鲜血顺着口角流出来。

对方眨着眼，有些困难地、神情复杂又显得很随意地微笑了一下，说道：我不是你的老师，我现在是你的同学。

田秀秀噙着这颗扎破了她舌尖的图钉，在样园里漫无边际地走着。她的心像飘满了柳枝、飞满了柳絮、又装满了过多的风的空间，明亮而又阴霾，空白而又迷乱。

又像广场中央一个年久失修的喷水池，喷泉已经干枯了，像哑巴一样不喷水了，池里的水面下落，露出一块巨大的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浅浅的水面上。水面布满了浮萍、青苔，粘稠而沉重。水池周围的石壁上爬满了水草和青藤，露出一个历史遥远而又萧条的传说。

那是三四年前了，她还不知道要在嘴里含着图钉。她穿着红衣服像一阵红风一样骑着车从家里刮到学校，支车，锁车，挎着书包一阵风地又刮进教室。

那时候街上的墙壁和学校的墙壁到处还写着“批林批孔”的大标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上演着接近尾声的戏剧。那些标语显得新鲜又陈旧。一人多高的大字，在围墙上一个挨着一个地过来，像一个个表情呆板的哨兵，拱卫着这个时代的政治庄

严。

与大标语相配套的中学校园的图画，是比较冷清和破败的校园，比较残破和萧条的教室。也有生机，那就是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开始坐着学生，学生们恢复了上课，只不过那种学习随便一些，凌乱一些，刻板一些，凑合一些。

老师原本就愿意教学生，学生原本就不愿意一个人关在家里。当念完一堂课，呼呼啦啦地冲出教室，在长满杂草、布着大大小小汪汪水泊的操场上疯喊着乱跑的时候，成千上百个学生倒也觉得能够充实这个荒凉的空间，而荒凉空间中的乐趣倒也能填充他们的时间。

那时上课就像每天早晨烟囱里冒出的炊烟一样，是装点这个小城必要的图画。所有的教室，残破的窗户，因为有了上千个学生的生气，才开始发出它存在的平凡诗意。否则，窗户都会变成死亡的囚牢。

她在那里认识并交往了很多同龄的男孩子们，也和男孩子们一起评价了每一个走上讲台的男老师和女老师。她仍然很像一个男孩子，可是，男孩子已经开始把她当做女孩子来对待她，来注视她，来骚扰她。

她会把一个让她讨厌的、而且老是偷看她的男孩子骂成流氓，她也会在同座位的男同学之间的课桌上划一条分界线。如果对方不尊重她了，侵犯她了，由于她的泼辣厉害，会使对方永远畏缩地、局促地缩在另一边，一半对一半的座位空间就有可能以她占有三分之二、对方占有三分之一的格局表现出来。

那是一个没有正式课本，没有正式讲义，老师讲课既振振有辞又呆板无情的年代。上课秩序非常混乱，台上讲课，台下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传条子，说话，你拍我我打你，各种小动作，上演着春秋战国的故事。

这一天，铃声响了，走进一个新的男老师，他走上讲台。田秀秀当时是班长，她喊起立，学生们秩序很乱，懒洋洋的，有站起来的，有坐着不起的。她大声喊着：起立！同时把前后左右坐着的男生拽起来。

男老师在讲台上向大家鞠了个躬，同学们比较混乱地坐下了。他双手撑着讲台，微笑地凝视着混乱的教室，一言不发。

看着新来的男老师，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男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我叫杜永康。教室安静下来，他又接着写：从今天开始当你们的语文老师。

见已经控制住教室的气氛，男老师转过身来讲道：我没有上过大学，因为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到农村插队，一直到现在。我今天来这里代语文课，资格是什么？我的资格就是，我看过古今中外很多文学名著，同时，我的人生有很多经历，我从小说中读来很多故事，在生活中又遇到很多故事，我给大家上语文课，就是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将给大家讲吴承恩写的《西游记》的故事，施耐庵写的《水浒》的故事，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的故事，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的故事，鲁迅写的《阿Q正传》的故事，李白的故事，杜甫的故事，屈原的故事。男老师又回头看了看墙上写的“将批林批孔进行到底”的标语，说道：可能也会讲到孔子的故事。

田秀秀坐在那里认真地听他讲话，凝视着这个新来的语文老师。

他显得很从容，很自信，又带着一点幽默和风趣，他的课程多是活生生的故事，同学们自然喜欢他的课。先是女同学们接受了他，继而调皮的男同学也渐渐接受了他。

田秀秀当时是班长,这是因为她厉害,能够影响全班气氛和情绪而被班主任老师用“以夷治夷”的方针委任的。由此,她有了和杜老师更多接触的机会:给杜老师去送作业啦,到杜老师那儿去取作业啦。

杜老师单身一人在学校居住,一排一排的平房教室后面,就是一排一排的平房教研室。在平房的最后一排,有一间小房子里就住着他。

她将全班作业送到了杜永康的房间,这是他的办公室兼宿舍。

她在杜永康的书架上看到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多是些半新不旧的书,如《红与黑》,《红楼梦》,《三国演义》,《安娜·卡列尼娜》,《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悲惨世界》等。她摸着这些书,问道:杜老师,这些书好看吗?

杜永康说:当然好看。

这时,外面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样板戏。杜永康皱着眉谛听了一会儿,嫌声音太大,把门关上,声音小一些了。他看着田秀秀,觉得不妥,又把门打开,声音又大了。

他对她说:天下有很多好的故事,不光是这几个故事。他用手指着窗外正在响着的高音喇叭。

她只是似懂非懂地听着。

故事非常自然又比较快地发展起来,她开始比较经常地去杜老师的这间小房。

屋里很简单,一张床,靠窗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一个书架,还有就是脸盆架,煤油炉。杜老师一个人住在这里,生活多有不便,更多的行李据说还在他插队的农村放着。因为代课的前途未定,有可能干得好了,就一直干下去,于得不顺了,不知什

么时候还得回村，现在不过是一个民办教师的称谓。

田秀秀那时候已经表现出她在这个小城中土生土长的、风里来雨里去的活动能力，帮助杜老师买点便宜的西红柿、茄子了，用粗粮换细粮了，用白面换大米了，用粮票换鸡蛋了。煤油不好搞，帮他搞一点煤油了，要不煤油炉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有时，她早早来学校，看见杜老师正在煤油炉上下挂面，她就帮着往里磕鸡蛋。闲下来的时候，她经常听杜老师讲那些让她听着有趣味的文学啦，人生啦。

她喜欢上了小屋里的气息，或者说，她喜欢上了这个小屋里特有的一种成熟男人的气息。这种成熟男人的气息不仅是从对方的身体中发出来，带着男人热烘烘的汗味，而且，屋里的物品——那书架上一些不新的书籍，那床上朴素而凌乱的被子、床单，那墙角煤油炉和脸盆架错落形成的空间结构，铁丝上晾着的衣服、袜子，写字台上摊开的纸张，写着的各种字迹——都渗透着这种气息。

她感到舒服。她发现，自从经常来到这个小屋，她过去紊乱的月经开始正常。她并不很清晰其中的因果，但她模模糊糊觉得，这个变化和她走进这个小屋有关。

对方比她大十岁，这个年龄差距掩盖了和异性之间交往的羞怯。虽然她已经长得很高了，但是在和对方的接触中，她总感觉对方是比自己大一辈的人，这样，她便可以风一样在屋子里刮过去，刮过来，只要刮得快，心里就不会停留下任何疑问和障碍。

她也知道对方喜欢自己，愿意她更多地来这里，更长久地留在这里，她也慢慢发现了自己的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地把来这里设计和布置成一个为其他同学所不知道的秘密。

比如，早早地来到学校，过来看一看；或者下课后，同学们都

走了，她有意留在最后，拐一个弯到这里看一看。在朦胧地觉出自己行为的异样时，她经常更近地闻到对方身体的气息。

她每次从他这里借一本书，还一本书，在他的指导下，阅读那些文学名著。她每次都写下读后感。对方让她在写字台前坐下，会教她写字，会俯下身来对她指点着。那时候，他那男人的呼吸就离她的脸颊非常近。对方的身体很粗壮，呼吸也很粗壮，也可能对方还是个不太讲卫生的男人，身上的气息带着不经常洗澡的浓重汗味，熏烤着她。

他总是喜欢从她的左面挨近她，当她坐在写字台前的时候，对方就会在她身边，右手扶着她背后的椅背，左手撑着桌子，俯下身和她说话。这时候，她的左脸颊、左肩膀、左半身就被他的气息熏烤着，而右边的身体却是另一个世界，比较平静。自己身体这一分而二的感觉，一种模糊的界限，也是非常奇特的。好像冬天从寒冷中回到家里，面对着炉火，如果你只用身体的一侧面对着炉火，那个烘热就是一点点从一面渗透过来的。

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有时候，她也很想让对方再绕到这面来，使自己的身体能有一种均匀的感觉。如果贴近的时间较长，这个烘热从身体左面过来就会多一些。有的时候，对方的呼吸使她耳边的短发有些飘动，搔得她的脸略微有些痒痒，那感觉很奇妙，很隐约，热烘烘的，渗入她少女的心灵和身体。

这时候，她会觉出自己有些不自然，有些内在的紧张。她装做很自然，很无邪，提着问题，倾听着，写着字，话还是说得那么快，还是那么小孩气，还是那么天真；只有这些不停顿的言语和行为，才能使她永远在刮来刮去的风中保持住自己心田的清洁和自然。

偶尔，她觉出对方也有些不自然，那是非常难以觉察出来

的。对方为维持这样一个贴近她的姿势而更加振振有辞地,更幽默风趣地,更内容连贯地,有的时候也更滔滔不绝地讲着话。不论如何,她经常发现对方没有勇气把这个姿势坚持得更长。这让她轻松,也让她失望。

当对方在屋里走来走去,说说这,说说那,又溜溜达达地显示出很自然、很老师地在她身边俯下的时候,她那刚刚感到轻松一点、不那么热一点的身体就又被他男人的气息和热度烘烤起来。那种热气终于有一天让她感到把她包围了起来。也可能是对方俯身离她比较近,也可能是这种姿势比较长,她觉得对方的声音、呼吸就在自己的脸旁。

对方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她在接连不断地应和着,但实际上她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忽然觉得自己的下半身有点潮湿。这种情况来杜老师这里不止一次发生。

突然,对方的讲话声停顿下来,她的读书笔记本被翻到了最后一页。在这一页上,田秀秀画了一幅杜永康正在写字的画,标题是“杜老师在写一部世界名著”。她觉出了杜老师在身后的感动,他的胳膊轻轻地搂住了她。她浑身异样,一动不动。他的言语行动也停顿了,这个停顿也很异样,世界没有声音了。接着,一个吻落在她的头上。虽然只是一个轻轻的吻,一个隔着头发的吻,但是对于她这样一个纯粹的少女,对于她这个像一张白纸般什么也没有承受过的世界,这个吻太强烈了。

她浑身抖动了一下,像触电一样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椅子哗啦一声往后退了一下,她的头几乎撞了杜老师的脸。她很突兀地面对他很近地立着。对方很尴尬地看着她。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冲进来一群同班同学。他们也一下愣在门口,看着两个人僵立的场面。

杜永康尴尬地不知说什么好,一瞬间没有找到克服这个危

机的从容和自然。而她，在僵立的几秒钟，因为对方没能克服这个尴尬而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少女的委屈，感到被同学们直愣愣盯视、打量、猜测的屈辱，一跺脚，摘下椅子上的书包，转身冲开同学跑出去了。

她一阵风一样飞快地跑着，骑上车一阵风就刮出了学校，把校园里批林批孔的标语和满街批林批孔的标语闪电一般甩在后面。

杜永康没想到在这里与田秀秀重逢。

脚底下是散乱的书本和红墨水汪成的血泊，面前是熟悉而又陌生的青春焕发的美丽的女孩。她比那时更高一点，脸白白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而直愣愣地看着自己，一丝鲜血挂在她的嘴角，使这个画面有一种触动人心的气氛。

两个人说了一些尴尬又不尴尬、自然又不自然的话，互相问清了班级、宿舍，便在图书馆门口分手了。生活的惊人安排是：过去他们曾是同一所中学里的师生，今天他们竟然成了同一所大学里中文系的同学。

意外的相遇使杜永康有一种失魂落魄的颓丧，在颓丧之余，又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昼梦和还想。过去是很好回忆的，但是他不愿意更多地回忆。今后是很难想象的，他却宁愿更多地想象

几年前的故事说来很简单，那是他作为一个北京知识青年到黄土高原插队五年多之后了。同一个村的学生们，在插队的尾声中纷纷找门路把自己重新输回到城市。而他，凭着自己的活动能力，到那所中学里当了代课老师。

也许，没有和田秀秀的故事，课就一直代下去了，随后他会转为一个正式老师，也许他依然会像今天这样，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一届大学招生中上大学。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发生

了田秀秀的故事之后，他的生活与过去不大一样了。

他承认，四年前和这个叫田秀秀的女中学生的故事曾经非常牵动过他，也是至今使他感到难堪的故事。

在最后一幕发生之后，田秀秀冲出了他的房间，不管他怎么回过劲来，用尽可能自然的、风趣的方式来接待刚才在门口愣神的一群学生，都显得不圆满了。

无论在哪个年代，这个年龄的男孩和女孩对这种事都会十分敏感。因为他们的敏感，也因为他们对这些事的明白又不明白，所以，想象张开了翅膀，嫉妒成为各种想象、传说的遨游动力。

因为田秀秀在班里比其他女同学更出色，更引人注目，更让老师喜欢，于是女同学对她的嫉妒、对杜永康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而男同学，也可能原本是这个男性老师的小朋友，但当他们感到老师在利用自己的优势，掠夺属于他们的女同学的资源时，就显出了青春期特有的攻击性。

这些嫉妒、怨恨和攻击，加上那个时代人们对性课题的陌生和敏感，有力地传播着他们的想象。这一切引发的却是政治问题：杜永康破坏批林批孔运动。杜永康受到了批判，并被学校辞退了。

在一个灰溜溜的天气中，杜永康灰溜溜地用自行车驮着他的简单行李，回到了几十里地外插队的郊区农村。

回到村里的第二天，他和村里仅剩的最后一名女同学搬到一起同居了，不久，就正式登记，结婚了。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他一直想在生活中挣扎出点什么，闯出一点什么，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应该说有不少了解，当历史只给他一个中学讲台的机会时，这在